

論藏緬語族中的羌語支語言*

孫宏開

中國社會科學院

本文分 6 個部分：第一部分簡要介紹了藏緬語族中一個新發現的語支--羌語支所包括語言的使用人口、地域分布，並對羌語支內部各語言之間的遠近關係發表了看法；第二部分介紹了學術界對羌語支語言的研究狀況以及存在的不同意見；第三、四兩個部分討論了羌語支的語音、語法和詞彙的基本特點以及形成羌語支的歷史和文化背景；第五部分討論了羌語支在藏緬語族中的歷史地位；文章最後部分對羌語支語言研究中的一些不同意見，如一些語言是否屬於羌語支，羌語支的一些語言的名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關鍵詞：藏緬語，羌語

1. 羌語支語言概況

藏緬語族中的羌語支，是 60 年代初進行專題研究以後才初步確立的。當時僅包括羌、普米、嘉戎 3 種語言。70 年代末，學術界在四川西部新發現了 8 種羌語支語言，與此同時又對西夏語的歸屬問題提出了不同於過去的一些看法，傾向於屬於羌語支，這樣，羌語支就從 60 年代的 3 種語言，發展到今天有 13 種語言。現將 13 種語言的分布、使用人口、方言情況等概況簡要介紹如下：

(1)羌語。羌族有 20 萬左右人口，但其中有 12 萬人已經失去自己的母語，因此羌族使用母語的人口僅有 8 萬左右，另外有 5 萬左右藏族使用羌語，所以羌語的使用總人口約有 13 萬。使用羌語的人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縣、理縣、汶川縣、黑水縣、松潘縣等地，分南北兩個方言，北部方言分 5 個土語，南部方言分 7 個土語¹。北部方言內部各土語間基本上可以通話，南部方

* 本文為中央研究院召開的藏緬語族羌語支語言及語言學研討會論文，會上許多學者提出了寶貴的意見，特此申謝。

¹ 過去我在《羌語簡志》中將羌語南部方言劃為 5 個土語，劉光坤在《麻窩羌語研究》中將南部方言劃為 7 個土語，把《羌語簡志》中的黑虎土語分為黑虎、三龍、較場 3 個土語，這種分法較客

言內部各土語間基本上不能通話，因此南部方言內部差異大於北部方言。1990年，根據本民族人民的要求，四川省政府為羌族創制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

(2)普米語。普米族有2萬5千人左右，但其中有1萬4千人已經失去自己的母語，因此普米族使用母語的人口僅有1萬1千左右。另外有2萬4千左右藏族使用普米語，所以普米語的使用總人口約有3萬5千人。使用普米語的人主要分布在雲南省的蘭坪縣、寧蒗縣、麗江縣、永勝縣、雲縣，四川省的木里縣、鹽源縣、九龍縣等地，分南北兩個方言，南部方言分4個土語，北部方言分5個土語。北部方言內部差別小於南部方言。

(3)嘉戎語。是四川西北部部分藏族使用的一種語言。使用人口約9萬5千左右。主要分布在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馬爾康縣、理縣、汶川縣、小金縣、金川縣、壤塘縣，甘孜族自治州的丹巴縣、道孚縣、爐霍縣，雅安地區的寶興縣等地。分東部、北部、西北部3個方言。方言內部有一定的差別。

(4)爾龔語。四川西北部部分藏族使用的一種語言，有人把它稱為“道孚語”。使用人口4萬左右。主要分布在甘孜族自治州的丹巴縣、道孚縣、爐霍縣、新龍縣，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金川縣、壤塘縣、馬爾康縣等地。分道孚、丹巴、金川、壤塘4個方言，方言間有較大差別。有人認為爾龔語屬嘉戎語的一個方言，我不同意這種看法，理由後面詳談。

(5)拉烏戎語。分布在四川阿壩州的金川、壤塘、馬爾康等縣，使用人口1萬左右，過去被認為是爾龔語的一個方言，經孫天心、黃布凡等初步論證，大體可確定為獨立語言。

(6)木雅語。四川省西部自稱木雅的部分藏族使用的一種語言。使用人口約1萬5千。主要分布在甘孜族自治州的康定縣、九龍縣和雅安地區的石棉縣。分東、西兩個方言，方言內部有較大差別。

(7)貴瓊語。四川省西部自稱貴瓊的居民使用的一種語言。使用人口約7千左右。主要分布在甘孜族自治州康定縣的魚通區，語言內部差別不大，多數人兼通漢語。

(8)扎巴語²。四川省西部部分藏族使用的一種語言。使用人口7千多人。主要分布在甘孜族自治州的道孚縣和雅江縣境內，語言內部差別不大。

(9)卻隅語。過去誤把它稱為扎巴語。出現這種誤差的主要原因見拙作〈六江

觀地反映了羌語南部方言的差異情況，本文依劉光坤之說，詳情請參閱劉光坤《麻窩羌語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6-18頁“羌語的方言土語”一節。

² 我未調查過扎巴語，有關情況引自黃布凡《藏緬語十五種》和《漢藏語概論》羌語支中的說法。

流域的民族語言及其系屬分類》中所作的說明。使用人口約 1 萬 5 千左右。主要分布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理塘縣、新龍縣、雅江縣、道孚縣等地，語言內部有一定差異，因未作詳細調查，故提不出劃分方言的意見。

(10)爾蘇語。四川省西南部自稱“爾蘇”舊稱“西番”的居民所使用的一種語言，西田龍雄把它叫做“多續語”。“多續”實際上是冕寧縣一帶爾蘇人的自稱，黃布凡在《藏緬語十五種》中又把它叫做“呂蘇語”。“呂蘇”實際上是冕寧縣西部和木里縣一帶爾蘇人的自稱。使用人口約 2 萬。主要分布在涼山彝族自治州的甘洛縣、越西縣、冕寧縣、木里縣，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九龍縣，雅安地區的石棉縣和漢源縣。語言內部差別很大，大體可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 3 個方言。

(11)納木義語。四川省西南部自稱“納木義”舊稱“小西番”的居民使用的一種語言。有人把它叫做“納木茲語”³，“納木茲”是木里縣境內納木義居民的自稱⁴。使用人口 5 千，主要分布在冕寧縣、木里縣、西昌縣、鹽源縣，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九龍縣等地，有方言差別，由於未作詳細調查，暫不作結論。有人認為納木義語屬彝語支，我認為值得討論，具體意見後面再詳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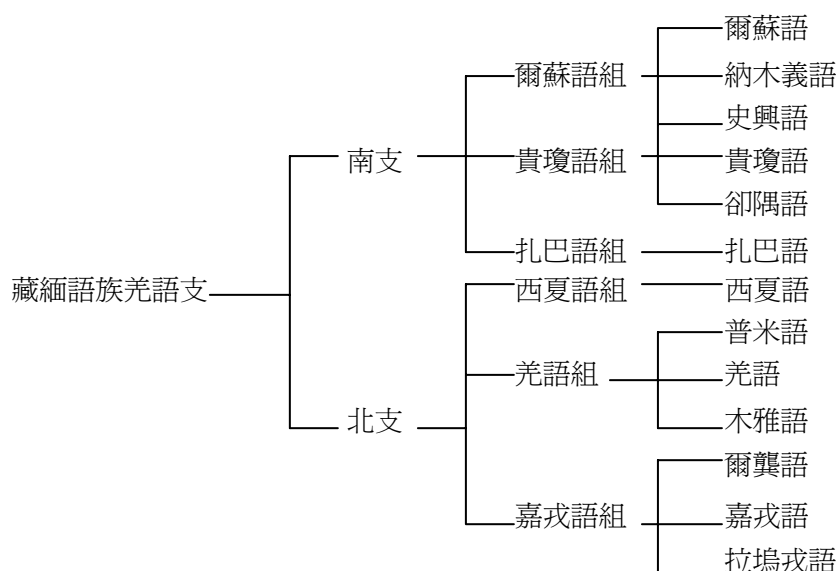
(12)史興語。四川省西南部自稱“史興”的居民使用的一種語言。使用人口 2 千左右。主要分布在涼山彝族自治州木里縣一區水洛河及其下游冲天河兩岸。語言內部一致，無方言差別。

(13)西夏語。歷史上黨項羌人使用的語言。目前已經消亡，留下大量西夏文獻，是研究西夏語言的重要參考資料。過去學術界通常把它歸入彝語支，近幾年由於羌語支語言的特點逐步被揭示，學術界更多地認為，西夏語在詞彙和語法方面與羌語支的同源關係更為密切，有傾向於把它歸入羌語支的可能。

根據初步研究，上述 13 種羌語支語言的遠近關係大體可以用以下圖表加以說明：

³ 見黃布凡等《藏緬語十五種》，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 年。

⁴ 詳見拙作《六江流域的民族語言及其系屬分類》第 180 頁，載《民族學報》第 3 期，雲南民族出版社，1983 年。



卻隅語和扎巴語是羌語支中介於南支和北支之間的語言，也就是說，它們既有南支的特點，又有北支的特點。或者說，它們的有些特點像南支，有些特點像北支。這個問題是語言譜系分類中的一個特殊的理論問題，有待於今後深入研究。

2. 羌語支語言的調查研究和學術界的評論

羌語支語言的調查研究早在本世紀 30 年代就已經開始。王靜如、聞宥、傅懋勳、張琨、金鵬等老一輩語言學家，先後對羌語支的某個或某些具體語言作過實地調查或研究，發表了一定數量的論文。西方也有一些人類學家和語言學家曾經在他們的著作中提及過羌語支語言⁵，但未見公布具體語言資料。到 50 年代，隨著對少數民族語言的大規模普查的開展，羌語支語言的調查研究在這種大氣候下有所擴展和深入。先後對羌語、普米語（當時稱西番語）、嘉戎語的方言進行了全面的調查，從 1956 年到 1958 年，羌語共調查 32 個點，普米語調查 13 個點，嘉戎語調查 26 個點。58 年大規模調查結束以後，這幾個語言的補充調查和大調查資料的核對工作仍然在不斷進行。

⁵ 見 F. W. Thomas: *NAM An Ancient Language of the Sino-Tibetan Borderland*, Publica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1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48.

1958 年秋，在少數民族語言普查基本結束以後，當時的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提出了編寫語言簡志的任務，1959 年，《羌語簡志》稿送到北京初審，傅懋勤、羅季光、金鵬等專家在審查羌語簡志時，認為羌語很有特點，與藏語差別比較大，提出了羌語的支屬問題。1960 年 5 月，若干語言的支屬問題作為懸案，組織人員進行專題研究。1960 年冬，羌語支屬問題專題研究小組正式開始工作。有 10 多種語言的資料放在研究小組的面前。經過 1 年半左右的比較研究，於 1962 年秋提出了一份關於羌語支屬問題的研究報告。這個報告的結論經有關專家審核同意，1962 年第一次公布在《中國語文》上⁶。文中寫道：“羌語的系屬問題，經初步研究，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羌語支。在語言特點方面，羌語和普米等語言比較接近，有劃入同一語支的可能。”這是在經過比較研究以後，首次明確提出在藏緬語族中建立羌語支的觀點。此前，雖然隱隱約約也有人提出西番語支的設想⁷，但未見明確觀點，更未見詳細論證。

1979 年，中國民族語言學會在北京正式成立，我向此次會議提供了〈羌語支屬問題初探〉的論文，這篇文章初步論證了羌語支的主要特點。在此期間，我們在四川西部地區連續多年進行實地調查，新發現了爾蘇、木雅、史興、納木義、卻隅、爾龔、貴瓊等語言，它們與羌語支的羌、嘉戎、普米等語言都比較接近。1981 年，國家民委民族問題五種叢書會議在北京召開，我向此次會議提供了一篇題為〈川西民族走廊地區的語言〉的論文，簡單介紹了新發現的羌語支語言。西南民族研究會會長馬曜先生見到此文後欣喜若狂，當即要將此文發表在剛剛創刊的《西南民族研究》上。同時，他要我再寫一篇詳細介紹這些語言情況的文章，字數不限。兩年後，一篇 26 萬字的論文〈川西民族走廊地區的語言及其系屬分類〉在馬曜主編的《民族學報》第 3 期刊出。與此同時〈羌語支屬問題初探〉一文也發表在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民族語文研究文集》上。這三篇文章基本上勾畫出了羌語支語言的分布地區、使用人口、具體語言、結構特點以及相互關係等方面的情況。同時，我在文中，也涉及到西夏語的譜系分類問題，針對當時有人把木雅語看作西夏人滅亡後南遷的移民，把爾龔人看作西夏人未北遷的黨項人後裔的簡單結論，我在〈六江流域的民族語言及其系屬分類〉一文的“木雅語”一節中指出：“木雅語和西夏語在語音結構上比較接近，有較多的同源詞，有類似的語法特徵，有的表示語法意義的前後綴在語音上有明顯的同源關係。因此可以認為，木雅語和西夏語有較密切的親屬關係。木雅語和西夏語存在著一定的差別，這種差別的度大致相當於羌語支各語言之間的距離，它們各有自己的基本

⁶ 參見孫宏開〈羌語概況〉，載《中國語文》1962 年第 12 期。

⁷ 見注 5。

詞彙和語法構造，應該認為它們都是羌語支中的獨立語言⁸。”

1984 年以後，中央民族大學黃布凡等先後到新發現的羌語支分布地區作實地調查，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糾正了誤將卻隅語當成扎巴語，並發現了真正的扎巴語。其後，1991 年在出版了馬學良主編的《漢藏語概論》⁹，書中黃布凡執筆的“羌語支”一節，較深入地揭示了羌語支的特點，把羌語支的論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與此同時，劉光坤在《西南民族學院學報》也發表了題為〈藏緬語族中的羌語支試析〉¹⁰一文，對羌語支的來歷、學術界對羌語支的評論、羌語支的主要特點等進行了簡要論述。

此後，羌語支語言的調查研究形成了一個小小的高潮，港臺地區的學者、美國的學者、日本的學者等都先後到羌語支分布地區進行實地調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次會議的成功召開，更是體現了羌語支研究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前面提到，羌語支的提出是在 1962 年。這個學術觀點一經提出，就陸續得到語言學界、歷史學界和民族學學界的支援和贊同。首先引用這一學術觀點的是日本語言學家西田龍雄，他在 1970 年出版的專著《西番館譯語研究》一書中，就把羌語支（系）作為一節來介紹。1979 年，國家民委主編的民族問題五種叢書之一的《中國少數民族》所附的語言系屬表，經過多個專家審定，正式把羌語支列為藏緬語族中的一個獨立的語支。1980 年 5 月，周耀文、戴慶廈在《雲南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概況》一書中，介紹了雲南少數民族語言的系屬分類時，把普米語列為羌語支。1983 年，陸紹尊在《普米語簡志》中明確指出：“普米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羌語支¹¹。”其後，在〈扎巴語（實際應該是卻隅語）概況〉一文中又說：“它（指卻隅語，引者注）屬於漢藏語系藏緬語族，與同語族的羌語、普米語比較接近，可劃為一個語支¹²。”

1984 年 9 月，在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召開的第 17 屆國際漢藏語言及語言學會議上，馬提索夫教授的論文〈藏緬語族的數詞和前綴的作用〉中，他不僅將羌語支作為藏緬語族中的一個重要的語支，而且對羌語支的研究給予了高度評價。他在 1985 年 4 月 29 日給孫宏開的信中說：“十分感謝您漂亮的論文--六江流域的民族語言及其譜系分類，我計畫將羌語支這一學術觀點告訴這兒的每一個

⁸ 同注 4，見第 163 頁。

⁹ 見馬學良主編《漢藏語概論》第 208 頁至 369 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年。

¹⁰ 參閱劉光坤〈藏緬語族中的羌語支試析〉，載《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89 年第 3 期。

¹¹ 見陸紹尊《普米語簡志》第 2 頁，民族出版社，1983 年。

¹² 陸紹尊〈扎巴語概況〉載《民族語文》1985 年第 3 期 67 頁。

人。”1985年，陳士林在《彝語語言學講話》一書中提到漢藏語系的分類，在藏緬語族的分類中，他這樣寫道：“藏緬語族包括藏語支、彝語支、景頗語支、緬語支、羌語支¹³。”同年，黃布凡在〈木雅語概況〉中，對木雅語的譜系分類提出了看法，“從基本詞彙和語法特徵看，木雅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羌語支。”對這段話他還加了一個小注：“在木雅語支系問題上，本文同孫宏開同志〈六江流域的民族語言及其系屬分類〉一文（載《民族學報》1983）的看法相同¹⁴。”

1986年日本出版了西田龍雄的《大黃河》，其中西夏王國一章中提到，過去根據勞費爾（Berthold Laufer）發表的文章認為西夏語屬西-摩-羅語支，主要是根據它的詞彙特點。近幾年，西夏文法有了新的進展，從表達方向詞頭、人稱詞尾的特徵看，與羌語支語言的形態有明顯的共性，西夏語是否屬於彝語支，有必要再研究。特別是近幾年在中國西部四川省境內發現了川西走廊語言，以木雅為中心，其中有貴瓊、爾蘇、爾龔、扎巴、納木義、史興、普米、白馬等。這些走廊語言，東部為漢語分布區，西部為藏語分布區，它夾在中間，形成了獨特的文化特點，再往南是彝語支語言的分布區。今後西夏語的中心課題是解決它的詞彙層次問題，西夏語的形態明顯接近羌-西番語支¹⁵。西田龍雄先生所指的西番，當指普米、爾蘇、納木義等語言。1988年1月，日本學習院大學諏訪哲郎教授在他所著《中國西南納西族的農耕民性和畜牧民性》一書中，詳細介紹了提出成立羌語支的經過、立論依據和主要特點，書中還附有羌語支各語言的分布略圖。

羌語支這一學術觀點不僅得到語言學家同行的廣泛支援和贊同，也被民族史學界、民族學學界等同行的廣泛承認和引用。早在1981年劉堯漢、宋兆麟、嚴汝嫻、楊光才合著的〈一部罕見的象形文字曆書〉中提到：“耳蘇語屬羌語支，有象形文字，這些都是重要的特點¹⁶。”其後，冉光榮、李紹明、周錫銀在1985年出版的《羌族史》中也提到“羌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羌語支”。與此同時四川民族研究所主編的《四川少數民族》以及雲南省民族事務委員會主編的《民族工作手冊》中，在語言譜系分類表中，都把羌語支列在藏緬語族條下。

但是，一個新的學術觀點的確立，是需要深入研究、反覆論證和不斷實踐的，特別是社會科學領域之中。因為在同一學術領域的人，由於個人的學術背景不同，掌握資料多少、深淺的不同，研究深度不同，對某些語言現象在譜系分類

¹³ 參見陳士林《彝語語言學講話》第3頁，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

¹⁴ 參見黃布凡〈木雅語概況〉62頁，載《民族語文》1995年第4期。

¹⁵ 參見西田龍雄主編《大黃河》第二卷中“西夏王國”一章的281-283頁，日本放送出版協會出版，1986年。

¹⁶ 參見劉堯漢等〈一部罕見的象形文字曆書〉125頁，載《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1年第3期。

中地位的認識不同等，往往對語言譜系分類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同認識，這是非常自然的，也是允許的。

當前對羌語支的歸屬尚存在兩種不同的看法，主要是：第一，認為羌語支並不存在。例如瞿霽堂在他所著《藏族的語言和文字》一書中明確指出：“近年來，有人將藏語支的羌語、普米語、嘉戎語以及上述藏族所使用的各種語言劃作所謂羌語支的失誤，就在於既不顧語言使用者歷史和民族關係的歷史，又以類型學分類代替了發生學分類，即以現代語言代替古代的語言，混淆了語言的共時比較和歷時比較，這就失去了科學性，羌語支也就無客觀性可言¹⁷。”與此同時，張公瑾等在不久前出版的《民族古文獻概覽》一書的中國各民族語言系屬表中，將羌語、嘉戎語放在藏語支，將普米語放在未定語支的語言中¹⁸。第二，羌語支語言歸屬及劃分方法不同。例如戴慶廈、劉菊黃、傅愛蘭合寫的〈關於我國藏緬語族系屬分類問題〉一文把羌語支語言和獨龍語放在一起，稱為嘉戎-獨龍語支，其中包括嘉戎語組、羌語組和獨龍語組¹⁹。這些不同意見，可以通過深入研究和反覆討論來加以解決。

3. 從語言結構看羌語支語言的特點

從總體來看，羌語支語言在某些方面較多地保留了藏緬語族的早期面貌。換句話說，羌語支的一些語言，比藏緬語族其他語言相對發展得要稍微緩慢一些。下面從 3 個方面簡要歸納羌語支語言的特點。需要說明一點的是，下面這些特點中的某個特點，並不是排他性的，但這些特點綜合起來分析，則形成羌語支所特有的特點。

3.1 語音方面的特點

(1)通過初步比較研究，羌語支語言同源詞的語音對應嚴謹²⁰，語音演變方式和規律接近，因此語音結構框架比較接近。不僅如此，語音的歷史演變過程也比較接近，因此比較容易看出羌語支語言語音演變的歷史脈絡。

(2)羌語支語言都有複輔音，雖然複輔音的數量在不同的語言裡演變不平衡，

¹⁷ 參見瞿霽堂《藏族的語言和文字》第 10 頁，中國藏學出版社，1996 年。

¹⁸ 參見張公瑾主編《民族古文獻概覽》第 3 頁，民族出版社，1997 年。

¹⁹ 參見戴慶廈《藏緬語族語言研究》第 434 頁，雲南民族出版社。

²⁰ 關於羌語支語言對應規律的初步論證，請參閱拙作〈羌語支屬問題初探〉，載《民族語文研究文集》第 189-224 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 年。

多的有 200 多個，如爾龔語、嘉戎語等；少的僅有幾個，如史興語、卻隅語等。有的語言方言中複輔音已經基本消失，如爾蘇語中部方言、羌語南部方言的龍溪土語等。羌語支複輔音的特點是多數語言有前置輔音＋基本輔音＋後置輔音這種三合的複輔音。二合複輔音既有基本輔音加前置輔音組成的複輔音，也有基本輔音加後置輔音組成的複輔音。在前置輔音加基本輔音構成的複輔音中，部分羌語支語言還出現了鼻冠加濁音或濁塞擦音以及鼻冠加清送氣塞音或塞擦音的對立現象。這在整個藏緬語族語言裡都是少見的情況。此外，多數羌語支語言還有雙唇或舌根塞音與舌尖前、捲舌、舌面前擦音組成的複輔音。

(3)羌語支語言的單輔音是藏緬語族中最複雜的，一般在 40 個以上，最多的語言是史興語，有 52 個單輔音。這些輔音從發音部位看有雙唇、唇齒、舌尖前、舌尖中、舌葉、舌面前、舌根、小舌、喉門等 9 個部位。有的語言還有舌面中輔音。其中唇齒部位的輔音是後起的，一些語言讀音不穩定，個別語言唇齒音僅僅出現在漢語借詞中。

(4)多數羌語支語言有舌尖前、舌尖中、舌葉、舌面前 4 套塞擦音，塞音、塞擦音一般都分清、濁、清送氣 3 套，擦音一般分清、濁兩套。這 4 套塞擦音往往與複輔音的簡化有密切關係²¹。

(5)羌語支語言都有小舌部位的塞音和擦音，少數語言僅在部分方言中出現。小舌部位的塞音和擦音不僅出現在單輔音狀態，部分語言還出現在複輔音中。小舌音在複輔音中一般均充當基本輔音。也就是說它前面可以帶前置輔音，後面可以帶後置輔音，甚至還可以組成三合的複輔音。有跡象表明，小舌部位的塞音和擦音很可能是原始漢藏語的遺存。因為從同源詞分析，羌語支語言的小舌音與同語族、同語系中某些語言中的小舌音有明顯的對應關係。

(6)羌語支語言的單元音普遍多於藏緬語族中的其他語言，單元音分鼻化與非鼻化、捲舌與非捲舌的對立，有的語言還有長短對立。這些特徵大都出現在固有詞中。少數與彝語支語言相鄰的羌語支語言，也出現了鬆緊元音對立的現象，但讀音不十分穩定，出現的頻率不高，可以被認為是受彝語支語言影響的結果。

(7)羌語支語言大多數有[i]、[u]、[y] 3 個介音，構成較豐富的後響複元音系統。從方言和親屬語言同源詞比較中的對應情況分析，介音主要來源於複輔音後置輔音消失過程中的遺存，我們在親屬語言比較中，經常可以發現複輔音後置輔音[-r]在演變過程中變為[i]，後置輔音[-l]在演變過程中變為[u]，而[y]介音則首先出現在舌尖中輔音和[iu]或[ui]相結合以及舌面前的輔音和後高元音[u]相結合的情

²¹ 詳細情況請參閱拙作《藏緬語語音和詞彙》一書導論部分的第20-25頁“關於塞擦音問題”一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況下。其次是部分高元音在語音歷史演變過程中分化的結果。

(8)羌語支語言殘存著元音和諧現象。這種元音和諧現象主要產生於詞根和前、後加成分之間²²，詞根本身的和諧現象則並不典型。這種現象在羌語支語言裡演變不平衡，少數語言已經消失，如納木義語、史興語等；多數語言殘存，如嘉戎語、爾龔語、爾蘇語、普米語等；部分語言較完整，如羌語、木雅語等。元音和諧現象是原始羌語支共同語的特有現象，還是受阿爾泰語言影響後產生的現象，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9)羌語支語言的輔音韻尾基本上處於完全消失階段，但演變不平衡，情況也比較複雜。個別語言有豐富的輔音韻尾，如羌語。但經初步研究，羌語中的輔音韻尾是後起的，它與原始藏緬語的輔音韻尾沒有關係²³；少數語言仍然有殘存的輔音韻尾，如嘉戎語基本上較完整地保留了各類輔音韻尾，但值得注意的是嘉戎語中有相當一批與藏緬語族語言有同源關係應該有輔音韻尾的詞，而嘉戎語已經脫落其韻尾，而大量藏語借詞中的輔音韻尾基本上都保留了韻尾²⁴；多數語言的輔音韻尾已經完全消失。因此，就輔音韻尾而言，中國境內的藏緬語族語言複輔音的態勢是，彝語支：完全脫落；羌語支：基本脫落；緬語支：部分脫落；景頗語支和藏語支：基本保留，少部分脫落。

(10)羌語支語言多數有聲調，但發展不平衡，有的語言或方言至今沒有聲調。聲調在區別詞義和語法意義的作用方面也有差別，有的語言作用大，有的語言作用小。從總體來看，因為羌語支語言都保留了原始藏緬語清濁對立的格局，聲調的起源及其分化的因素看來主要是複輔音前置輔音的脫落和輔音韻尾的丟失。但各語言聲調產生的機制及其過程有差別，因此羌語支內部形成統一調類的可能性不大。羌語支聲調產生的機制也相同於藏緬語族的其他語支，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以上羌語支語音方面的 10 個特點，綜合構成了羌語支語言的語音特徵。

3.2 詞彙方面的特點

(1)羌語支是屬於“前綴型”的一個語支，這一點馬提索夫教授早在 1984 年

²² 關於這個問題請參閱拙作《羌語簡志》49-56 頁，民族出版社，1981 年。黃布凡的“羌語支”，載馬學良主編《漢藏語概論》266-271 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年。劉光坤的《麻窩羌語研究》67-77 頁，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 年。

²³ 詳情請參閱劉光坤〈羌語輔音韻尾研究〉載《民族語文》1984 年第 4 期。

²⁴ 關於這個問題的論證請參閱拙作《藏緬語語音和詞彙》導論中“關於輔音韻尾問題”的一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

已經在一篇文章中指出²⁵。前綴型語言最主要的特徵是構詞和構形都有豐富的前綴。目前看來，有的前綴的附加意義比較清楚，如趨向、時態等，除了語法意義外，它們也起構詞作用。有的前綴僅僅起構詞作用，而且與某個詞類相聯繫，它的意義和來源目前還不十分清楚，如嘉戎語中的各類構詞詞頭。

(2)羌語支語言在詞彙方面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同語支內部各語言之間的同源詞數量大大多於不同語支的語言。這一點在 60 年代作系屬問題研究和最近作羌語支內部比較時所得出的結論是基本一致的。一般來說，選擇 1500 個常用詞作比較，羌語支內部的同源詞往往在 18%-31%。以相同內容的詞表將羌語支語言與其他語支的語言作比較，同源詞一般都不超過 15%。它們之間同源詞數量依次順序是彝語支、緬語支、景頗語支和藏語支²⁶。目前還沒有與境外藏緬語作系統的比較，但根據已經掌握的資料所作的初步比較研究，這種大的格局不會發生大的變化，也不會影響羌語支分類的結論。

(3)羌語支語言詞彙的另一個重要的特點是疊音詞或雙聲詞比較多，其中相當多的基本形容詞採用疊音或雙聲形式。特別是表示顏色的形容詞，各語言大都採用重疊形式，而且大部分語言都有同源關係。至於動詞用重疊方式表達某種語法意義，則也是羌語支語言的共同特徵。

(4)羌語支語言詞彙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比較開放，易於吸收鄰近民族語言的詞彙來豐富自己，特別是文化詞和新詞術語。例如，近幾十年的新詞術語幾乎都使用漢語借詞。以羌語為例，羌語桃坪話在調查 3000 多個單詞中，漢語借詞接近 1000 個，占調查詞彙總數的 30%左右。由於羌語支語言大部分是在藏語的包圍之中，因此，一些文化詞、宗教詞大都借用藏語。與彝語支相鄰的一些語言，還借用了彝語支某些語言的借詞，如爾蘇語中有彝語的借詞，史興語中有納西語的借詞等等。

3.3 語法方面的特點

(1)羌語支語言有豐富的語法範疇，表達語法範疇的語法形式主要用前後綴、

²⁵ 馬提索夫教授在第 17 屆國際漢藏語會議上的論文〈藏緬語的數詞及其前綴的作用〉一文中提到“藏緬語族中的一個十分明白的語支--前綴型的羌語支，經過精心的研究，已經取得了新的進展，這些語言主要分布在中國的四川省。……有關這些語言更廣泛的出版物可望在今後幾年內出版，這將對整個藏緬語族的研究帶來巨大的影響。”

²⁶ 關於詞彙比較的詳細情況請參閱拙作〈川西民族走廊地區的語言〉第 445-447 頁，載《西南民族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年。同時參閱〈六江流域的民族語言及其系屬分類〉第 103-105 頁。

詞根屈折變化、重疊詞根等方式。其中加前綴是比較典型的方式，名詞的人稱領屬，動詞的人稱、時態、趨向、態、式等語法範疇都用加前綴等方式表達。少數語言前綴還有區別詞性的作用，如嘉戎語。這種前綴在同語族語言裡，除了景頗語支還殘存一些外，已經不多見了。值得指出的是，羌語支語言的前綴，在羌語支內部有明顯起源上一致性，少數前綴還是原始藏緬語的遺存。

(2)羌語支語言的可數名詞一般都有多數的語法形式，少數語言還有雙數語法形式。構成多數或雙數主要在名詞後加後綴或助詞的方式表達，各語言表示多數的後綴在語音上有的有對應，說明它們來源相同。

(3)羌語支語言的動物名詞一般都有指小語法形式，有的語言指小的後綴還可加在非動物名詞的後面。所加的後綴相當於漢語中的“子”或“兒”。多數語言的指小後綴有同源關係。

(4)藏緬語族語言中的量詞是後起的，就中國境內藏緬語族 5 個語支的情況而言，它們處在不同的發展層次上。也就是說各語支產生和發展的時間早晚有不同，數量不同，它們在語法體系中的作用不同，用法也不同²⁷。目前各語支量詞的特點大致可以用下表來加以表述：

語支	量詞數量的多少	與數詞結合的詞序	量詞能否單獨和名詞結合使用	數詞能否單獨和名詞結合使用	語法體系中的作用
藏語支	少	量詞+數詞	不能	能	小
景頗語支	較少	量詞+數詞	不能	能	較小
羌語支	較多	數詞+量詞	特殊情況可以	少數語言可以	較大
緬語支	多	數詞+量詞	特殊情況可以	不能	大
彝語支	很多	數詞+量詞	可以	不能	很大

上表大體說明了羌語支的量詞在藏緬語族中所處的位置。實際上量詞在羌語支內部各語言之間仍然有一些細微的差別，如量詞和指代詞的結合、動量詞的使用特點、量詞的語法功能等，都存在一些小的差別，這有待於對整個藏緬語族各語言的量詞進行更深入的比較研究以後才有可能對其發展規律作更細緻的闡述。

(5)羌語支語言人稱代詞都有格的語法形式，通常有主格（有時與施動格分離）、領格、賓格 3 種語法形式。多數語言的格形式採用元音或聲調的屈折變化

²⁷ 詳情請參閱拙作〈藏緬語量詞用法比較--兼論量詞發展的階段層次〉載《中國語言學報》總第 3 期，商務印書館，1989 年。

表達，少數語言除了元音屈折變化外，還有輔音（聲母）屈折變化的形式。應該認為，輔音屈折變化的形式可能反映了藏緬語更古老的格語法形式²⁸。

(6)羌語支語言人稱代詞第一人稱雙數和多數一般都有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區別。各語言使用的語法形式彼此有一定的聯繫，有的語言有明顯起源上的一致性。

(7)羌語支多數語言有人稱-數-時態語法範疇，其中南支的部分語言人稱語法形式已經消失，數和時態的形式還殘存著。經初步研究，藏緬語族動詞的人稱範疇是原始藏緬語的歷史遺留²⁹。羌語支語言的人稱-數-時態範疇往往用前後綴和動詞詞根的屈折變化（包括聲調的屈折變化）綜合表達，語支內部在表達方式上有一定的差異。人稱後綴有時不僅與人稱代詞的輔音有關係，有時往往與人稱代詞的元音有關係。人稱前後綴一般與主語發生一致關係，在一些語言裡，在一定條件下，往往還與賓語、定語發生一致關係。羌語支語言的人稱語法形式在同語族裡，與獨龍語、景頗語以及喜馬拉雅地區的部分藏緬語族語言接近。

(8)羌語支語言動詞有趨向範疇。表達趨向範疇的語法形式是在動詞前面加各種詞綴，表示行為動作朝著不同的方向進行。各語言表達趨向範疇的前綴有多有少，最多的有 9 個，最少的僅有 3 個，一般有 4-6 個。表示相同語法意義的趨向前綴，有的明顯有起源上的一致性，有的在語音上有對應關係。各語言的趨向前綴往往與動詞的時態前綴、命令式前綴有密切關係，往往用趨向前綴兼表時態和命令。在藏緬語族一些語言裡，有的語言動詞也有方向語法形式，但在語法意義和語法形式有較大的差別，它們似乎沒有起源上的共同性³⁰。羌語支語言用前綴的方式表達趨向範疇是這個語支的一個重要特徵。

(9)羌語支語言動詞都有互動態語法範疇。構成互動態語法範疇的基本形式一般是採用重疊動詞詞根的方式構成，有的是雙聲，有的是疊音。其語法意義是表示行為動作相互進行或反覆多次進行，實際上是動作數量的增加³¹。雖然羌語支內部都有互動態的語法形式，其基本特點是一致的，可以認為是羌語支語言的一

²⁸ 有關此問題的詳情請參閱拙作〈藏緬語人稱代詞格範疇研究〉載《民族語文》第 2 期第 1-11 頁，1995 年。

²⁹ 有關此問題的詳情請參閱拙作〈我國藏緬語動詞的人稱範疇〉載《民族語文》1983 年第 2 期第 17-29 頁和〈再論藏緬語中動詞的人稱範疇〉載《民族語文》1994 年第 4 期第 1-10 頁。

³⁰ 有關此問題的詳情請參閱拙作〈羌語動詞的趨向範疇〉載《民族語文》1981 年第 1 期第 34-42 頁。西義郎〈中國境內藏緬語族語言動詞的方向指示詞頭〉載《藏緬語族諸語言的語言類型學研究》，京都大學文學部編，1984 年。黃布凡〈藏緬語動詞的趨向範疇〉載《藏緬語新論》第 133-151 頁，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4 年。

³¹ 關於此問題的詳細討論見拙作〈藏緬語動詞的互動範疇〉載《民族語文》1984 年第 4 期。〈論藏緬語的語法形式〉一文的重疊形式部分，載《民族語文》1996 年第 2 期。

個重要特點，但是在羌語支不同的語言裡，互動態正在發生一定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它的活躍程度、表達方式等方面。近幾年來，在藏緬語族其他的一些語言裡，也發現了互動態語法形式，少數語言與羌語支語言接近，但大多數採用分析形式，互動態是否是原始藏緬語的一個特點，值得研究。

(10)羌語支大多數語言中表示事物存在的動詞有類別範疇，也就是用不同的存在動詞表示不同客觀事物的存在。有的表示動物名詞的存在，有的表示領有物的存在，有的表示不能移動物品的存在，有的表示貴重物品的存在等等。多的有 7-8 個，少的有 4-5 個。各語言存在動詞的分類及其包含的語法意義大同小異，表示相同語法意義的存在動詞有的明顯有起源上的一致性。藏緬語族中彝語支的部分語言存在動詞也有類別範疇，但一般數量比羌語支少，與羌語支語言存在動詞的同源關係也不明顯。

(11)羌語支語言的動詞和形容詞在句中作謂語時有相同的語法範疇和它的表達方式，如謂語的數、時態、趨向、式、使動等語法意義都用前後綴表達，因此過去在研究羌語支語言語法系統時往往把動詞和形容詞合併為一類，統稱為謂詞。

(12)羌語支語言的結構助詞比較豐富，多數語言有領屬、施動、受動、工具、處所、從由、比較等類，有的語言還有隨同和定指等類助詞，它們在語法體系中的作用比較大。各語言表示相同語法意義的結構助詞有的在語音上有明顯的對應關係，說明它們同源關係比較密切。

4. 從歷史文化特點看羌語支語言的形成

我在〈試論邛籠文化與羌語支語言〉一文中簡要論述了羌語支語言使用者的歷史關係。古代的羌人，逐鹿在甘青及中原地帶，是歷史舞臺上稱雄的大民族。周秦以後，眾羌中的一部分受秦王朝的驅趕，“將其種人附落而西，出賜支河曲數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犛牛種，越西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五都羌是也。”西遷或南遷的羌人，由於與中原隔絕，史書極少記載，只有在秦漢時期南遷居於四川西部的羌人，由於經常發生戰亂，所以史書記載連綿不斷。但是“附落而西”、“出賜支河曲數千里”的羌人，並沒有從歷史舞臺消失，他們有的西遷至雅魯藏布江流域，與當地的土著相融合，不斷發展壯大。有的南遷到喜馬拉雅山的南麓，繁衍生息。有的沿六江南下，直至伊洛瓦底江領域定居。我們從藏緬語族語言的遠近關係，大致可以推算出這些曾雄居甘青一帶的兄弟姐妹們，離別的先後和時間

的久暫。

秦漢以後，甘青地區的羌人不斷南下，陸續在川西定居，其中較有名的有犛牛羌、白馬羌、參狼羌、青衣羌等，東漢時期向中央王朝獻歌的白狼王也是羌人，根據學者們的考證，其部落應在今甘孜藏族自治州東南部。其後冉駹、白蘭、黨項、東女、嘉良諸羌，活躍在川西廣大的土地上，直至隋唐時期，西山數十支羌人部落仍然活躍在岷江、大渡河、雅礱江、金沙江流域。《隋書·附國傳》云：“其東北連山綿亘數千里接於黨項，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衛、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藥、大硤、白蘭、北利莫徙、那鄂、當迷、渠步、桑吾、千碓，並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其風俗略同黨項，或役屬吐谷渾，或附附國。大業中來朝貢，緣西南邊置諸道總管以遙管之³²。”吐蕃勢力強盛，兼併蘇毗、羊同諸羌後，東進到川西，諸羌部落遂成為吐蕃與唐王朝爭奪的基本群眾，唐書大量記載了吐蕃和唐王朝的戰爭情況。例如，《舊唐書·吐蕃傳》記載：“白蘭、春桑及白狗羌為吐蕃所臣，借其兵為前驅。”《資治通鑑》記載廣德元年（公元 763 年）吐蕃以吐谷渾、黨項羌之眾 20 餘萬攻長安。又載：貞元十年，“劍南、西山羌、蠻二萬餘戶來降，詔加書舉押近羌、蠻及西山八國使。”有時由於戰爭呈拉鋸局面，羌人只得苦於兩面應付，被史書稱為“兩面羌”³³。

唐以後，隨著吐蕃王朝的內亂，對川西諸羌的控制有所削弱，這一帶的眾羌部落又有所活躍。宋元以後，由於喇嘛教在這一帶的廣泛傳播，眾羌部落逐漸融合於吐蕃，現今操羌語支語言的居民，是唐宋以後吐蕃比較薄弱的區域，本來彼此就有一定差別的眾羌部落各自發展，形成了今天一個個彼此有明顯親緣關係的獨立語言。當然，也有相當多的羌人部落及其語言，完全同化於藏族，致使雅礱江、大渡河、金沙江一帶的康區藏語，方言分歧遠大於藏語的另外兩個藏語方言，相關的情況也要複雜得多，其原因也就在於此。

羌語支語言的形成除了上述歷史原因以外，還有傳統的深層文化等其他一些特點。例如：

第一、操羌語支語言的居民都有崇拜白石的習慣，他們把雪白的石英石作為原始圖騰加以供奉。我在羌族地區包括講羌語的藏族地區進行語言調查，經常可以在他們的房頂、窗角、地邊，看到供奉或鑲嵌的白石，人們提醒我們，千萬不要去動這些東西，這是他們的保護神。後來我在嘉戎語分布區也同樣發現了類似的情況。1981 年，我在四川雅安地區石棉縣調查木雅語東部方言時，正值他們過

³² 轉引自李紹明〈唐代西山諸羌考略〉載《四川大學學報》1980 年第 1 期，第 84 頁。

³³ 詳情請參閱冉光榮、李紹明、周錫銀《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年，第 168 頁。

祭祖節，有一天早晨，發現房東老大爺從樓上搬下一件東西，放在神龕前面，然後對著它磕頭。等他把一切事情都做完以後，我走近一看，原來是一塊白石。我一下子明白了，原來木雅人也崇拜白石。後來我在村子裡轉了一下，也發現在他們的房檐、煙囪角、門框上，不少人家都供奉著白石。他們說，在祭祖節期間，一般要供奉白石半個月左右。這種情況我在從事羌語支語言調查過程中經常可以發現，在普米語分布區、爾龔語分布區、爾蘇語分布區等都有類似的發現，只不過有多有少罷了。據瞭解，在羌語支語言使用地區，除了在生活中發現他們對白石的崇敬以外，還在他們傳說的神話中，經常可以發現他們把白石作為戰勝外來侵略者的武器。有的地區在近一二十年的考古發掘中，還發現了白石的隨葬品。岷江上游的石棺墓葬裡也發現了多處白石隨葬品。由此可見，白石崇拜是羌語支語言使用者的一個古老、共同的文化特徵。

第二、操羌語支語言的居民都有高超的建築藝術。他們就地取材，用不規則的亂石砌成高 7-8 米的二層或三層住房，堅固耐用。他們還有在村子周圍的山梁上或村子裡，建造“邛籠”的習慣。這種高 30-50 米類似工廠煙囪似的建築，早在《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中就有所記載：“眾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十餘丈為邛籠³⁴。”其後在正史或地方誌中，關於邛籠的記載連綿不斷。值得注意的是邛籠的分布，和目前羌語支語言的分布是那樣的一致，北至羌語、嘉戎語分布區，沿 4 江南下，在岷江、大渡河、雅礱江、金沙江的一些支流等河谷地帶，南至普米語分布區都有邛籠的遺跡。更使我們感驚奇的是，凡使用羌語支語言的居民，特別是老人，對邛籠這個直徑 4-6 米，有 4 角、6 角、8 角等形狀的建築物懷有特殊的感情。此外，他們對邛籠的稱呼是那樣驚人的一致。我曾經寫過一篇短文，討論過這個問題³⁵。我在該文還討論了漢語“邛籠”這個名稱應該是從羌語支語言音譯來的借詞。這種從秦漢時期就遺留下來的這麼久遠的建築，是不是可以算羌語支語言使用者的一個傳統文化的重要特徵。

第三、操羌語支語言的婦女都有高超的刺繡技術。刺繡和挑花是羌語支語言婦女普遍擅長的民間傳統手工藝，我在羌語支語言分布地區進行語言調查，經常發現婦女們手裡拿著“活路”，不論是開會，或者是婦女們聊家常，乃至田間地頭的短暫休息，她們的手是永遠不會停息的。這個活路不是別的，就是她們的繡花手工藝。往往 7、8 歲的小姑娘就開始學習，到 10 多歲就已經比較熟練地繡出許多美麗的圖案。她們在挑、繡時，不打樣，不劃線，僅以五色絲線或棉線，加上訓練有素的嫺熟技巧，就能信手挑繡成絢麗多彩的各種幾何圖案。她們的針法

³⁴ 引自翦伯贊等編《歷代各族傳記彙編》第一編，第 564 頁，中華書局，1958 年。

³⁵ 詳見拙作〈試論邛籠文化與羌語支語言〉載《民族研究》1986 年第 2 期。

除了挑花外，還有織花、納花、鏈子扣等多種。挑花精美細緻；織花、納花明快大方，立體感強；鏈子扣則粗獷豪放。挑繡的題材大都是自然景物，如花鳥魚蟲、飛禽走獸，並鑲有幾何圖案的花邊。我們在各地發現，她們刺繡的方法以及各地的圖案都大同小異，似乎在來源上有某種共同之處。她們都喜歡把這些圖案和花紋，裝飾在她們的頭帕、衣襟、領口和袖口、圍腰及腰帶、鞋襪等地方，美化著她們的生活。有時還把繡物作為傳送愛情的信物，送給自己的意中人。這種內容豐富、色彩豔麗、工藝精湛的挑繡技藝，不僅顯示了操羌語支語言勞動婦女的聰明才智，而且在中國工藝美術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羌語支語言使用者還有一些共同的較明顯的深層文化特徵，如喪葬、服飾、自然崇拜等等，因篇幅所限，就不一一舉例說明了。

5. 羌語支在藏緬語族中的地位

羌語支這個學術觀點自 80 年代陸續被語言學界接受以來，對它在藏緬語族語言中的歷史地位也陸續有人開展討論。我雖然對羌語支語言較早就開始研究，但是，它在整個藏緬語族語言中的歷史地位仍然沒有進行過深入研究，現在只能提出一個非常初步的看法，其主要原因是藏緬語族語言實在是太複雜了，其中相當一部分語言在中國境外，要掌握全面情況談何容易。即使如此，也必須有人來作此項工作。因此，我在此硬著頭皮提出我個人的看法，以拋磚引玉。

1993 年，我在日本召開的第 26 屆國際漢藏語會議上發表了題為〈再論藏緬語中動詞的人稱範疇〉一文，文中對藏緬語族進行了初步分類。主要內容如下：



由於藏緬語族語言情況複雜，我認為應當在語族與語支之間增加語群的層次，在語支下面，增加語組（有人叫語團）的層次。這樣，盡可能把有親緣關係語言之間的遠近關係表述清楚，這是我們畫譜系分類樹形圖最主要的宗旨。過去，我曾經企圖在語言譜系分類的樹形圖上，表示出語言的接觸關係³⁶，看來，這樣做不一定十分成功。

應該說，羌語支語言在藏緬語族中在語法上與景頗語支比較接近，但詞彙上又與彝語支比較接近。在羌語支語言學術討論會期間，美國馬提索夫教授對此意見有所保留，在沒有提出更有說服力的證據以前，我還堅持這樣的分類。最近，李永燧先生發表了〈羌緬語群爭議〉，提出羌語支語言與彝緬語群的關係較與其他語群更加接近³⁷，他雖然沒有對藏緬語族語言進行全面分類，但他所進行的論證是有一定道理的，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對藏緬語族語言進行全面分類的著作和論文較多，僅就最近幾種涉及羌語支語言分類觀點的一些分類法，談談個人的一些看法。

(1)前面提到，早在 80 年代初期，馬提索夫教授就肯定了羌語支的學術觀點，近幾年他又多次著文，論證了羌語支語言在藏緬語族中的歷史地位。特別是在北京召開的第 30 屆國際漢藏語會議上，他關於藏緬語族語言分類的論文，十分明白地告訴我們，他支援羌語支的觀點。他在藏緬語族下面分成 7 個語支（他所分的這 7 個語支也許不在一個層次上，因為他用的名稱詞尾是不一樣的，本文暫且都把它稱為語支），即卡馬魯潘（Kamarupan）語支、喜馬拉雅語支（其中包括藏語）、羌語支、景頗-怒-雷（Luish）語支、彝緬語支、白語支、克倫語支。馬教授在文字說明中認為，嘉戎語和西夏語相信應當包括在羌語支裡面，羌語支和景頗語支可能有特殊關係。這裡不想全面討論他對藏緬語族語言的分類，僅就他在對羌語支部分語言進行初步調查研究以後，所作出的這個結論，說明他在藏緬語族語言研究中敏銳的學術思想。

(2) 90 年代出版的馬學良主編的《漢藏語概論》在導言部分對中國境內的漢藏語系語言進行了全面分類，在分類表前面有這樣一段話：“現據羅常培、傅懋勳分類表，結合近年來的調查研究成果，將中國境內的漢藏語系語言分類列表如下³⁸：”該書在藏緬語族中對 23 種語言進行了分類，列出了 5 個語支，即藏語支、羌語支、景頗語支、彝語支、緬語支。另有 6 種語言作為藏緬語族中待定語

³⁶ 詳見拙作〈試論中國境內藏緬語的譜系分類〉，載 *Languages and History in East Asia: Festschrift for Tatsuo Nishida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0th Birthday*, Shokado, Kyoto, 1988.

³⁷ 詳見李永燧〈羌緬語群爭議〉載《民族語文》1998 年第 1 期。

³⁸ 詳見該書第 2 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年。

支語言，未作語支歸屬分類。在羌語支裡，除了文獻語言西夏語外，基本上與本文列出的語種大體一致。這種分類觀點，大體上反映了 80 年代的主要研究成果。

(3)戴慶廈、傅愛蘭、劉菊黃 3 人合作的〈關於我國藏緬語的系屬分類〉一文，較全面地討論了中國境內所有藏緬語的譜系分類問題³⁹。此文多次轉載，說明作者對此文的重視程度。下面僅就羌語支語言的分類問題，提出個人的一點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於作者。該文將中國境內的藏緬語族語言分為南部語群和北部語群，將羌語支語言和獨龍語一起劃分在北部語群。這裡有以下幾個問題值得討論和研究：

第一，作者將這些語言劃在一個語支的主要依據是語法，用作者的話說，“把獨龍語歸入嘉戎-獨龍語支，更主要的是從語法系統方面考慮”，文章列出 3 個方面的理由：1)名詞都有指小的後加助詞形式；2)量詞都很豐富；3)動詞語法範疇豐富，語法手段相似。作者們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是，正如 教授指出的，羌語支語言是“前綴型的”，這主要表現在這個語支用豐富的有同源關係的前綴表達動詞的趨向範疇，而這些前綴與動詞的時態、式等語法範疇有密切的關係。獨龍語雖然也有少量的前綴，但它與羌語支語言的前綴看不出發生學上的關係。再以互動範疇為例，雖然它們都有這一語法形式，但羌語支語言主要用重疊動詞表達，而獨龍語主要用前綴表達。此外，獨龍語和景頗語都有豐富的有同源關係的構詞詞頭，而這一特點，羌語支語言基本上是沒有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作者承認：“獨龍語和景頗語同源詞比例較高，遠高於獨龍語與羌、嘉戎語的同源詞比例”。根據黃布凡、李永燧等最新的研究結果，羌語支語言內部的同源詞高於其他語支，羌語支語言的同源詞在語族內部首先接近於彝語支，然後是緬語支，這些研究結果與我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那麼語言之間的親疏關係是否首先應該考慮同源詞的多少呢？

第二，作者在嘉戎-獨龍語支中列出了 3 個語組，即嘉戎語組、羌語組和獨龍語組。其中嘉戎語組和獨龍語組都僅包括一種語言，而羌語組下列出了 8 種語言，這裡有幾個問題值得研究，作者把爾龔和嘉戎這兩種比較接近的語言分在兩個不同的語組裡面，這是欠考慮的一點。其次，羌語組中的 8 種語言實際上並不在一個層面上，如果要仔細分，這裡還可以分出不同的層次來，這一點我在前面已經做了初步討論。再其次，既然這個語支的核心是羌語組，而語支的名稱為什麼不用羌語為代表呢？而要用嘉戎語和獨龍語呢？無論從使用人口、歷史傳統、

³⁹ 該文原刊載於 1989 年《雲南民族學院學報》，後轉載於戴慶廈《藏緬語族語言研究》，雲南民族出版社，1990 年；1994 年，又轉載馬學良等《藏緬語新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影響大小、前人已經做過的研究等方方面面來考慮，都應該把這個語支叫做羌語支。

第三，作者把羌語支放在北支中和僜語支、藏語支放在一起，這又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從語音類型來看，這幾個語支是比較接近，但深層關係卻遠不是如此。首先僜語支放在這裡是否合適，值得研究。其次，羌語支和藏語支的關係究竟如何，也值得好好考慮。黃布凡先生在第 30 屆國際漢藏語會議的論文中指出，“以往的分類法大都以為羌語支與藏語支關係最近，是受表層關係的影響所致。發生學分類法，應以深層關係為依據⁴⁰”。因此，從總體來看，羌語支和景頗語支比較接近，其次是彝語支和緬語支。這是一個更廣範圍，難度更大的一個問題，只好留到以後再深入討論了。

有關羌語支在藏緬語族語言中的地位問題，還有一些學者進行了研究，並發表了一些看法，這裡就不逐一討論了。

6. 羌語支語言研究中需要討論的幾個問題

羌語支中的部分語言雖然調查研究較早，如羌語、嘉戎語等，但作為一個語支，是 80 年代才陸續被調查和研究，並被學術界陸續承認的。因此，在調查研究不斷深入的過程中出現一些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現象。只要我們擺事實、講道理，分歧的意見是不難統一的。本著這個精神，我想就羌語支語言調查研究中出現的一些不同意見，談談我個人的一些看法，以拋磚引玉。

6.1 關於嘉戎語是否是羌語支語言的問題

目前，對嘉戎語的歸屬有 3 種不同意見，除了一部分人認為它屬於羌語支外，還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認為它屬於藏語支，另一種認為它是藏語的一個方言。出現這種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嘉戎語的特徵具有兩重性。第一，嘉戎語是藏緬語族中的一個語言，嘉戎語中有藏緬語族語言的一些共同成分是理所當然的；第二，自藏族實行政教合一制度以來，語言裡吸收大量藏語借詞是毫不奇怪的。這兩種情況加在一起，顯得嘉戎語與藏語接近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是，語言的譜系分類是語言的發生學分類，要剝離哪些是原始共同語的遺存，哪些是互相影

⁴⁰ 引自黃布凡〈藏緬語族語支分化順序和親疏關係探討〉，見第 30 屆國際漢藏語會議提要集，第 43 頁。

響的結果，是十分困難的。有人曾經做了這方面的嘗試⁴¹，但不十分成功，但我認為這種嘗試是有益的。除了詞彙和語音方面的相似外，從語法上看，嘉戎語接近羌語支語言是毫無疑義的。其次是站的角度問題。如果都站在學術的角度看問題，事情可能會簡單一點，但實際上，有不同意見往往不是站在學術的角度討論問題。增加了解決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和難度。

6.2 關於嘉戎語和爾龔語的關係問題

早期研究嘉戎語的學者，當時未調查爾龔語，主要的調查研究區域是嘉戎語的東部方言。1957年普查嘉戎語，也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調查理縣、馬爾康縣、小金縣等地的嘉戎語上，直到大規模調查結束以後，才又到寶興、丹巴等地做了短暫的補充調查。調查結束以後，也未對嘉戎語的方言資料進行認真的整理。直到80年代，對丹巴、道孚、壤塘等地的語言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調查研究以後，才發現爾龔語和嘉戎語是兩種較為接近的獨立語言。為了摸清嘉戎語與爾龔語接壤地區兩種語言的關係，我1989年在壤塘縣開展了一個半月左右的實地調查，除了記錄了兩種語言的結構特點外，還對這兩種語言的關係進行了逐村的查訪。首先，當地講兩種語言的居民，有的甚至在同一個村子裡居住，並不認為他們講的是同一種語言。我在〈語言識別和民族〉一文中提出，區別語言和方言要“調查這種語言的外緣是否清楚。一般來說，除了方言島（或語言島）外，語言的外緣是清楚的，方言的外緣是不清楚的。換句話說，一種語言的不同方言，在方言特點的標準地區（或稱方言的代表點地區），彼此的界限是清楚的，但在兩種方言的連接地帶或結合地帶，方言特點的界限是不清楚的或不明顯的，有時呈犬牙交錯狀，有時呈模糊狀，特點也不像代表點地區典型⁴²。”爾龔語和嘉戎語的情況就是如此。

最近見到孫天心先生的幾篇文章，內容和上兩個問題有關，他把爾龔語分成霍爾-上寨語和觀音橋語，同屬於羌語支下的嘉戎語組⁴³，孫天心先生已經注意到爾龔語和嘉戎語比較接近，是在一個層次上，這一點與事實是相符的。至於霍爾、上寨、觀音橋之間的關係，是一種語言還是幾種語言，值得深入研究，我注意到，黃布凡教授在藏緬語族羌語支語言及語言學研討會的論文中，初步論證了

⁴¹ 參見林向榮〈嘉戎語馬爾康話中的藏語借詞〉載《民族語文》1990年第5期。

⁴² 詳情請參閱拙作〈語言識別與民族〉第14頁，載《民族語文》1988年第2期。

⁴³ 參見Jackson T.-S. Sun 'Parallelisms in the verb morphology of Sidaba rGyalrong and Lavrung in rGyalrongic',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1, 2000, and 'Stem alternations in Puxi verb inflection: Toward validating the rGyalrongic subgroup in Qiangic',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2, 2000.

觀音橋話的語屬是一個獨立的語言，孫天心先生也有初步的論證，而且他們建議定名為拉塢戎語，我認為他們的意見值得重視。當然，拉塢戎語與嘉戎語的關係，仍有待於深入研究後作出準確的判斷。

6.3 納木義語的歸屬問題

我注意到本次會議的第一號通知中未把納木義語列入羌語支語言，我也注意到此前有人發表文章提到納木義語與彝語支中的某些語言的關係。但是我仍然認為納木義語是羌語支中的一個語言。羌語支南支的語言很明顯在語法表達方式方面已經發生了大量的簡化，乃至一些語法範疇和語法形式已經消失，這一點毫不奇怪。但是，納木義語仍然具有羌語支語言的許多特點，這些特點彝語支是沒有的，或者說只有個別語言有與羌語支語言的一些特點，如納西語。我 1987 年在麗江納西東巴語言與文字學術討論會上有一個發言，後來 1991 年又在美國博克萊作過一次主題相同的學術講演，說明納西語在藏緬語族語言中的地位是介於彝語支和羌語支之間的一個語言，它既有彝語支的特點，又有羌語支的特點，因此，有人在論證納木義語應屬於彝語支的時候，說它有不少特點與納西語接近，這是毫不奇怪的。黃布凡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納木茲語只有 3 個趨向前綴，冕寧的納木義語已無趨向前綴，說明其趨向前綴正在趨向消亡的過渡階段。因此，這兩種語言的語法結構更靠近彝語支⁴⁴。”這段話反映了納木義語的一個動態特徵。作者首先承認納木義語具有羌語支的一個重要特徵--趨向範疇，但由於它在彝語支語言的包圍之中，一些特點正在逐步消失，並向彝語支語言靠攏，在這種情況下，考慮納木義語的發生學分類時是根據它變化了的特點，還是根據它固有特點的殘跡呢？我想答案應該是後者而不是前者。當然，討論納木義語的支屬問題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並不局限在趨向範疇的討論，可能會涉及更深層次的問題，我這篇文章僅僅是對納木義語存在的不同意見表個態罷了。

6.4 羌語支語言的名稱問題

羌語支語言除了羌語、嘉戎語、普米語、木雅語、卻隅語、扎巴語（扎壩語）、西夏語等名稱比較一致外，其他語言都有一些不同的名稱。有的是單純名稱的用字問題，有的還涉及實質問題。例如，爾蘇語有呂蘇語⁴⁵、多續語（西田

⁴⁴ 見黃布凡〈同源詞比較詞表的選詞範圍和標準--以藏緬語同源詞比較詞表的制訂為例〉第 14 頁，載《民族語文》1997 年第 4 期。

⁴⁵ 見戴慶廈、黃布凡等《藏緬語十五種》，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 年。

龍雄華夷譯語叢書的名稱)等名稱,其中呂蘇可能是爾蘇語西部方言自稱的譯音,多續語則是爾蘇語中部方言或文獻語言的名稱。貴瓊語有古戛語⁴⁶的名稱。納木義語有納木茲語、納木依語等名稱,其中納木茲是木里縣納木義人的自稱,納木義是冕寧縣納木義人的自稱。爾龔語有道孚語(黃布凡、多爾吉稱)、霍爾-上寨語(孫天心稱)等名稱,這裡除了名稱以外,還涉及語言和方言的劃分問題。有關這些語言的名稱問題過去在一些著作或文章裡有所討論,但一直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希望大家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盡可能把它統一起來,以利於學術界使用和避免誤解。

80年代以來,羌語支語言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總體來看,仍然是不十分深入的,還有許多問題有待解決。就具體語言來看,它們的語法結構和面貌,它們的方言分布和特點,它們彼此的遠近關係以及它們歷史發展的脈絡等等,都有待於不斷地去深入調查研究和揭示。

引用文獻

- Matisoff, J. A. 1991.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Present state and future prospect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
- _____. 1997. Issues in the subgrouping of Tibeto-Burman in the post-Benedict era. Paper presented at 30th ICSTLL. Beijing.
- Nagano, Yasuhiko. 1984.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rGyalrong Verb System*. Tokyo: Seishido.
- Sun, Jackson T.-S. 2000a. Parallelisms in the verb morphology of Sidaba rGyalrong and Lavrung in rGyalrongic.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1.
- _____. 2000b. Stem alternations in Puxi verb inflection: Toward validating the rGyalrongic subgroup in Qiangic.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2.
- 冉光榮, 李紹明, 周錫銀. 1984. 《羌族史》。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 西田龍雄. 1973. 《多續譯語研究》。京都: 松香堂。
- 多爾吉. 1998. 《道孚語格什扎話研究》。北京: 中國藏學出版社。
- 李永燧. 1998. 〈羌緬語群爭議〉, 《民族語文》1。
- 李紹明. 1980. 〈唐代西山諸羌考略〉, 《四川大學學報》1。

⁴⁶ 見瞿霽堂《藏族的語言和文字》第7頁, 中國藏學出版社, 1996年。該書還將史興語稱為“舒興語”、將納木義語稱為“南義語”等。

孫宏開

- 林向榮. 1993.《嘉戎語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孫宏開. 1962.〈羌語概況〉，《中國語文》12。
- _____. 1982.〈羌語支屬問題初探〉，《民族語文研究文集》。西寧：青海民族出版社。
- _____. 1983.〈六江流域的民族語言及其系屬分類〉，《民族學報》3。
- _____. 1988.〈試論中國境內藏緬語的譜系分類〉, *Languages and History in East Asia: Festschrift for Tatsuo Nishida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0th Birthday*, ed. by Paul K. Eguchi et al. Kyoto: Shokado.
- 馬學良主編. 1991.《漢藏語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黃布凡. 1994.〈藏緬語動詞的趨向範疇〉，《藏緬語新論》。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 _____. 1998.〈從藏緬語同源詞看藏緬語族群的史前文化〉，《民族語文》5。
- 黃成龍. 1997.〈羌語動詞的前綴〉，《民族語文》2。
- 傅愛蘭. 1998.《普米語動詞的語法範疇》。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 劉光坤. 1998.《麻窩羌語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_____. 1989.〈藏緬語族中的羌語支試析〉，《西南民族學院學報》3。
- _____. 1999.〈論羌語動詞的人稱範疇〉，《民族語文》1。
- 陸紹尊. 1983.《普米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戴慶廈主編. 1998.《二十世紀的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太原：書海出版社。
- 戴慶廈, 黃布凡等. 1991.《藏緬語十五種》。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 瞿霽堂. 1996.《藏族的語言和文字》。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 羅常培, 傅懋勳. 1954.〈國內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概況〉，《中國語文》3。

[Received 20 December 1999; accepted 4 September 2000]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
中國北京市建國門內大街5號
hksun@public3.bta.net.cn

On Language of the Qiangic Branch in Tibeto-Burman

Hongkai Su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is paper is composed of 6 sections. Section 1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demography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languages in Qiangic, a newly discovered Tibeto-Burman branch, plus my personal views on the interrelations of the languages within this branch. Sections 2 summarizes the state of current research on Qiangic and the existing controversies. Sections 3 and 4 are devoted to the basic phonological, grammatical, lex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Qiangic branch. Section 5 discusses the linguistic position of Qiangic in Tibeto-Burman branch. In the remainder of the paper, I propose suggestions concerning the identification and nomenclature of certain problematic Qiangic languages.

Key words: Tibeto-Burman, Qiang